# 殷念德教授

# 專訪

# 殷念德教授專訪

—本社採訪組—

「殷念德教授還在學校中任教嗎？雖然他不是我們學校的專任教授，但他却是我畢業以後最懷念的老師……。」

——許多校友的心聲——

在這些話語的驅使下，我們便找個機會訪問這位令人難忘的師長，也算是讓校友們再一次聆聽他的話語！

「你們到底想知道些什麼？」甫坐定他就詢及問題的核心。老天！若不是心中早有準備，可要叫他給問得無辭以對了。

「我們希望知道教授對我們學校及學生的看法和建議。」於是我們也開門見山的擲給他這個不太好回答的燙手芋。

「對你們學生的看法？據我所瞭解，中山學生的素質比起其他醫學院的學生並不差，所不同的只是比例上的差別而已；換句話說：中山好學生所佔的百分比較他校略異，但中山好學生的素質並不比任何學校的好學生差。」眞不愧是個令人念念不忘的教授，才只簡單的幾句話，已道盡了問題的癥結。

「那麼，您對我們學生有些什麼建議？」

「同學們必須了解，千萬別因爲進了中山又進入牙科而自卑；當然啦，實際說來，牙科的範圍是比醫科窄些，但不可否認的，牙科仍有很多發展的餘地，」殷教授扶了扶眼鏡，繼續說：「若你已打定主意畢業後要開個診所，那要養活妻子兒女倒很容易；而有野心的同學若想在學術界上大展鴻圖，則不管在基礎醫學或臨床醫學上都仍大有可爲，例如臨床醫學的口腔外科、口腔內科、膺復等，到目前爲止，在理論與技術上有待改進的問題仍然很多，故在此情況下學習是較爲艱苦些，但却能有很大發展的餘地。有句話可供你們參考：對前輩的學者在舉止行爲上固應尊敬，但在學術上則不宜墨守成規，應求更進一步。

再者，學校中每一種課程之間都有很大的關連，如藥理、內外科對我們說來都有很大的重要性，而且這些科目離校後學習的機會就很少了，故應重視，甚至比本科更重視……。」同學們，但願這些話能爲當頭棒喝，讓我們一起振奮起來。

「我們的時間僅爲五年，故對課程的安排是否有不合理的地方？」

「授課時間確實短了一些，這帶給教師們很大的不方便，就我個人來講，我對授課時間的安排常向學校做不合理的要求，常需額外的時間，例如口腔外科，我在中山授課的節數，就比一般醫學院要來得多。」雖然他因此自稱爲“問題老師”，但他的所作所爲，對我們學生的益處豈不更大麼？我們豈不該感謝他的苦心！

「對國考方面……？」

「國考對同學說來，不失爲一良好的過濾制度，以免不良的醫師泛濫。

中山考過國考的人數並不比別的學校少，只是在比例上稍遜，由此可知用功的同學不少，偷懶的同學也不少，更可證明用功的和不用功的差異了。

關於試題方面：國防醫學院曾函考試院，建議牙醫師執照考試只要達到一般開業牙醫師的標準即可；因爲牙醫師考試只是一種絕對的資格考試，而不是高深的學位考試，也不是比較考試（錄取有一定百分率的考試）

而中山除了該建議這一點外，更應建議成立考試委員會，由各學校派員參加，則考試更達公平，更能溝通意見，而達水準齊一的目的。因爲試題與出題老師有很大的關係；教師教學中有偏重的部分，而他由這方面出題，是不能避免的，所以若不組成考試委員會，則一定不夠公允。」這是個頂好的建議，若能成爲事實，眞是同學們的一大福音。

「畢業後的前幾年若不能順利通過國考，那麼往後勢必越來越困難，不但所學已忘得差不多，而且又有好些新知識產生，對這點教授有沒有好的補救方法？」這問題是訪問校友時他們的困難，也藉這機會提出來請教請教。

「應以學校的力量來幫助學生，把未考過的同學召回，並幫助他們從基本上重新溫習。」這確實是個事半功倍良好的辦法，至於它的可行性則非我們所能置喙了。

「對我們學校改制學院教授有什麼看法呢？」

「改學院不僅是名稱上的改變而已，還需要根本上、實質上的改變。」

辦教育固然困難重重，然而困難只是原因，不能當作理由。

經濟方面：無可否認的，私立學校比起公立學校來說，是有先天上的困難，但可多邀請其他人士幫忙！私立醫學教育在其他國家都賠錢——必須靠社會人士的支持，唯有在我國此種風氣仍未普遍。

師資問題：人才是百年樹人，師資問題應從長計議。學校當局對師資的培養應有一套完整的計劃；例如口腔外科，學校可以遴選幾個對該科有興趣的畢業同學，先派到醫院的一般外科進修兩年，而後再洽送國內口腔外科較完善的醫院，對口腔外科再進修兩年，這期間由學校供給薪水，於是四年後即可返校參與口腔外科工作。再訓練第二批、等第二批返校後，將第一批送到國外再訓練，並求取學位；學成回國後，配合人才給予設備。

其他各科的人才訓練方法，則可按其特性給予適宜的修改，不論在基礎或臨床醫學的各科，皆仿照此法培育，則人才必可源源不絕，永無匱乏之虞。

更應鼓勵校中之員生，作專題研究，力求學術上之成就，以免不進則退。

一般的教學醫院，病歷處理以前，先在討論會中提出，給予有關人員能有機會發表，處理時則在旁觀摩的觀摩，指導的指導，事後又有檢討會，如此，完善的訓練制度，才能造就出獨當一面的醫師。如此做來十年後必能煥然一新。」

「聽說教授下學期要離開我們學校，可有這回事？」上課鈴已響過好些時候，這該是最後一個問題了。

教授邊站起來邊回答：「因爲工作上的困難，在時間上的調配有所不便，所以嘛……。但儘可能地我下學期仍會繼續教下去。」當然這回答引出了我們許多挽留的話語，我們並將北上訪問所獲得許多校友的心聲轉告給教授。「已畢業的同學覺得殷教授是他們最懷念最崇拜的好老師。」雖是簡單的一句話，却包涵我們校友對老師太多的敬意，也但願這句話能使殷教授獲得極大的安慰。

望著殷教授，挺起胸膛邁向課堂的消瘦背影，一股欽佩之情油然而生，「一個人，尤其是一位老師，能受到學生這樣由衷的崇敬，他要算是成功的了。」